

ART FRONT

藝術陣綫

开拓传统艺术 · 呈现笔墨精神 | 张望卷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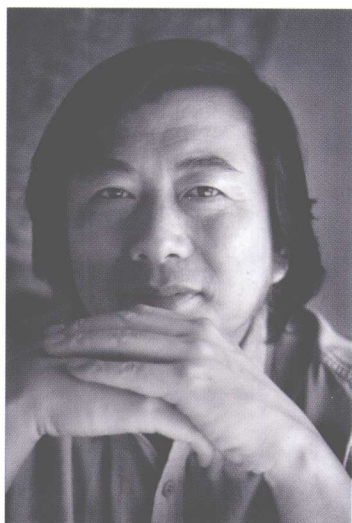


J292.28
Z190.1



ART FRONT
藝術陣綫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张望艺术简介

1961 年生于济南。1986 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系。1992 年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助教进修班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；山东画院高级画师；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；硕士研究生导师。作品获第八届全国美展大奖；第二届国际水墨画大展特别奖；首届全国人物画展铜奖；入选第九、十届全国美展；作品曾参加文化部《今日中国美术》国际巡回展览。《美术》、《国画家》、《中国书画》、《中国美术》、《水墨研究》、《美术报》、《收藏》、《典藏》、《收藏家》、《艺术市场》等杂志作专题介绍。

出版专著：《水墨象形》、《速写》、《艺术与生活》、《张望画集》、《画家与模特——水墨人物写生》、《二十一世纪中国实力派画家文献——张望》。

ART FRONT

藝術陣綫

守护传统艺术
弘扬民族文化

张望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书道/艺术阵线—张望等书.—北京：北京燕山出版社，2005.12

ISBN 7-5402-1738-3

I.中... II.张... III.书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J292.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20085 号

编委—王 镛 方 骏 龙 瑞 田黎明 卢延光
老 圃 何加林 吴山明 张立辰 张志民
张 捷 张江舟 陈 平 陈国勇 范 扬
林 壖 周矩敏 周京新 杨春华 贺 成
姜宝林 高 译 唐勇力 崔振宽 程大利
满维起 樊 波 霍春阳

(编委成员按照姓氏笔划排序，排名不分先后)

不做理念的高亢表现，也不流于自然主义的描绘，而是在一种平静的茫然中，流露出对现实的关切；而且我们同时看到，作品里面有很多属于个人独特领悟的东西，它们支撑着作品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结构。这使他的作品每每与众不同，又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隐晦而又清朗的韵味在其中，既是个人情绪的流露，却又不独是纯私己的感受，作品中的现代女性意象折射的是画家内心的凝练与深刻。

主 编—李海滨

执行主编—谭云

副 主 编—徐勇

责任编辑—董保建 陈果 杨燕君

出 版—北京燕山出版社

出 品—北京燧堃堂文化艺术中心

《中国书道》、《中国水墨》编辑部

编 辑—云鹏 刘哲 徐泽敏

美术编辑—易瑞东 王淑萍 孔国祥

编 辑 部—(010)81785871/103

发 行 部—(010)81785871/105 81458958

联 系 人—董保建

邮购地址—北京市亚运村邮局 100101 信箱 165 分箱

邮 编—100101

电子邮件—zhongguoshudao@yahoo.com.cn

制版印刷—北京金秋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—787 × 1092 1/8

字 数—9.7 千字

印 张—10

版 别—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—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402-1738-3

总 定 价—1160(全二十册)

燕山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燕山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文 ■ 徐恩存

「现代女性」主题的思考与深化

读张望的水墨人物画创作





在艺术史上,以女性为主题的创作,一直为艺术家们所津津乐道,而以绘画的形式和语言去表达对生命、存在及价值、意义的思考,则是现当代绘画的重要命题和潮流。它们无疑都体现出一种源于对生命深层的意义探讨和深化的特点,并且将目光直指其精神层面,以展示特定的生命气息、精神状态和文化现象。

出现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“现代女性”绘画主题,作为艺术现象,它反映出当代绘画的重大转变与走势。可以说,“现代女性”主题最典型、最集中地折射出社会变革所具有的丰富与多样的内涵。

画家张望多年来以“现代女性”为主题进行水墨人物画的创作,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。透过表象的形式、语言,我们看到的是全新的精神价值取向、和现代审美品质的展现。

重要的是,张望的作品表明的是,他在“现代女性”意象、主题中发现了什么?得到了什么?继而是在发现了什么、得到了什么之后如何去给以深化的表现,使之成为共享的价值。

因此,张望以与众不同的“现代女性”绘画文本为当代画坛提供了具有学术意义、当代气息、艺术水准的创作个案。前期的作品中,女性意象是一道靓丽的生命风景,画家笔下的现代女性多是清纯少女,生命如歌、青春如花,一直是他讴歌和追寻的美感,充满了唯美与浪漫主义式的生命诗意表现;作品中的少女躯体在水墨材质的表现中、在画家主观意识的融入中,表现为和谐、完美的视觉愉悦。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为一种理想与欢乐的特点,在水墨淋漓、氤氲与虚实,浓淡中表现出流畅的节奏、韵律,使画面呈现为一幅“乐园”式的图景,生命的景观被赋予幻觉梦境和诗性色彩,令人回味无穷。

解读作品,不难感受到,张望笔下的这些现代女性的清纯特点,是真、善、美的终极象征与隐喻,是大自然完美无缺的符号凝练,画家意在表现生命内涵的神秘与美妙。

这些作品以视觉的愉悦表现出画家对生命、美感的探索与思考,以及转换为形式、语言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实践,体现出画家不同凡响的眼光和胸襟,把握和表现能力。张望近期的作品,在依然延续了他的“现代女性”主题和笔墨风格特点的情况下,把对女性青春的赞美转向了对生命与存在的深入思考,以及社会转型对人们巨大的冲击,及其带来的复杂心绪变化和精神上的焦虑与困惑;当这一切要求画家以水墨材质、形式、语言去给以表达时,必然引发并演绎出一种“当下”语境特点。作品从理想回到现实,从唯美转向单纯,从表象进入深层,而且排斥了情调高昂的苍白和空洞的风格形式,在写意表现中以细微精致的感受和尝试的思考、体验去表现“现代女性”在回应时代巨变中所作出的种种反映;当然,这种反映是艺术化了的,也是笔墨化了的,更是诗意化了的。

在这些作品中,笔墨的诗意和时代的真切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,而是弥然无隙的统一体;值得注意的是,在近作中日益显出画家单纯、平实的艺术观念,使他的诗意笔墨与时代之间没有距离,画家找到了恰切表现她们又表达自己的方式,在贴切而又寄意深厚的形式、笔墨中,溢满了画家的思考与真情。

我们看到,张望的这批新作,不做理念的高亢表现,也不流于自然主义的描绘,而是在一种平静的茫然中,流露出对现实的关切;而且我们同时看到,作品里面有很多属于个人独特领



悟的东西，它们支撑着作品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结构。这使他的作品每每与众不同，又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隐晦而又清朗的韵味在其中，既是个人情绪的流露，却又不独是纯私己的感受，作品中的现代女性意象折射的是画家内心的凝练与深刻。

就女性题材的绘画作品而言，张望是告别古典的一代，它的写意作品，从女性的身份、角色到笔墨、技法等，都大不同于前人和古人。它表现的是现代女性在“当下”的精神状态与心境感觉；所以，张望笔下的这些城市青春少女，多表现为茫然中的平静和平静背后的焦虑，以及焦虑中的困惑，这正是“当下”特有的现实状态的缩影，它只能是画家自我在现实中的发现，只有在画家的思考与思考的深化中才能产生出来。

应该说，张望的“现代女性”意象，是一种精神的符号，虽然他并未摒弃外在的物形，但却把形式、笔墨、色彩等从形体的表现中提升为富有诗性和韵致的、独立的、富有表现价值的元素，用以传达内心的感受。

这些作品无不体现了这样的特点:脱离了摹仿物象客观真实的直观方法,视点由单向变为多向,意蕴含量由于把握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,在游移中通过视觉分析变成视觉想像的整合,这是张望作品一贯的特点;变焦虑、茫然、困惑为平静,打破了视觉瞬间性的动作性和文学式的情节叙述,表现了形的凝定的空间意义而减弱了时间流动的因素,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。

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,在张望的“现代女性”主题的作品中,是以表现“感觉”为前提的,即内心的感觉才是作品的核心;因此,画面中的“现代女性”在一种“具象的抽象”的形式表现和笔墨表现中,其心境、情感都成为一种不可测度的生命秘密,也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秘密。

画家以娴熟的技巧,去表现他所熟知的、理解与感觉中的女性,以一种创意的融入,使作品呈现为一种对当代社会个人生存状态的内心体验和一种表达,它不把作品看作是脱离现实生活的虚无反映,也不把作品看作是超验世界的追求,而着力消解现实生活的外在因素,强调其内在的本质因素,把关注点从外在的形态和事物表象转向内心,使作品反映的不再是生活现象的情节内容,而是画家的主观感觉对内心主题的解读与表达。

张望的作品,在一贯的风格坚持和理念守望中,都体现为另一种意义的心灵的独立性,因为心灵世界总是比现实世界更宽广、更远大、更深邃,这是一种超然于世俗之上的气质,这种气息始终漾溢在画面之中。

以“现代女性”为主题,事实上是关注现实的一种艺术表现,当然,在艺术与现实之间,不同艺术家各自取向不同,在某种程度上,它体现的是艺术家个人的发现。张望笔下的“现代女性”多系时尚少女,她们虽然青春却少了些天真,靓丽却有些浮躁,活力四溢却又茫然,等等,画家完全是依据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察、分析、判断而截取一些生活“片断”,从一个独特的视角,去表现现实生活中青年一代所面临的社会挑战和自我挑战的。

当这些片断浓缩在画面上,并转换为笔墨形式、结构时,也同时体现出画家的思考、想象的深度;而作品所展示的现实丰富性必然来自画家心灵的丰富性。

张望作品在艺术上的突破,表现在他近作中的正是:人物的心灵应该向世界敞开;因为,在张望的作品中对现实的片断表现并不等同于生活经验,因为未经提炼的生活经验只能是对“现实”的遮蔽,而“现实”只能凭借画家创造性地加工、提炼、浓缩、以及发现然后给以形式的表现。张望力求通过“现代女性”的意象和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法处理,使她们的人生、追求、理想、困惑、茫然等意绪与社会、历史和广大世界相联系,完成他的“现实”性的艺术表现,使艺术更完整。

艺术史上所有的伟大作品,有一点是极为相似的,那就是对人的关注,对人类生活的关怀,对整个生存前景注视……,张望的作品要表现的正是这样的内涵与意蕴。

张望在自己选定的目标中,渐行渐远。



文 ■ 孔新苗

守望青春 笔墨无羁

读张望水墨人物画作品



在众多中青年画家中，张望的水墨人物画以其鲜明的当代性和贴近生活的视觉活力，展示了独具的艺术面貌。

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水墨画家来说，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是要在“传统、西方、时代”三个因素的组合中做出个人的创作定位。尽管在这其中有些人以对传统的“变革”为追求；有些人以与西方的“拉开距离”为策略；有些人以在当代寻回“传统的真谛”为理想……但现实的文化生存语境给这些不同的艺术观念通通染上“效果历史”的鲜明色彩，使当代画家在处理“守”与“变”、“自我”与“时代”、“功力”与“自由”、“东方”与“西方”的二元矛盾时，都无法如古代文人那样“聊以自娱”，如20世纪30年代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那样“开创历史”，如60年代革命文艺家那样“坚持原则”，如80年代青年画家那样“义无反顾”……今人的处境，是你必须直面现实艺术世界这面无所不包、五光十色的镜子，在它面前你不能奢望创造历史，而只能用它来映照自己的形象，设计自己可能的扮像。正如你可以无视互联网、数码影像的存在，独自在画室中营造“天人合一”的个体精神世界或制作等待未来宠爱的精品，但这种对当代媒体的“拒绝”已然定位了你生命生存与精神生活的可能与不可能。以我的了解，解读张望作品特点的最重要路径，是要首先把握他对当代生活的自觉投入与悉心体味的创作定位，以及与这定位相联系的一种微妙的、有别于已往艺术世界价值心态的感性经验，如此才能进入他的审美世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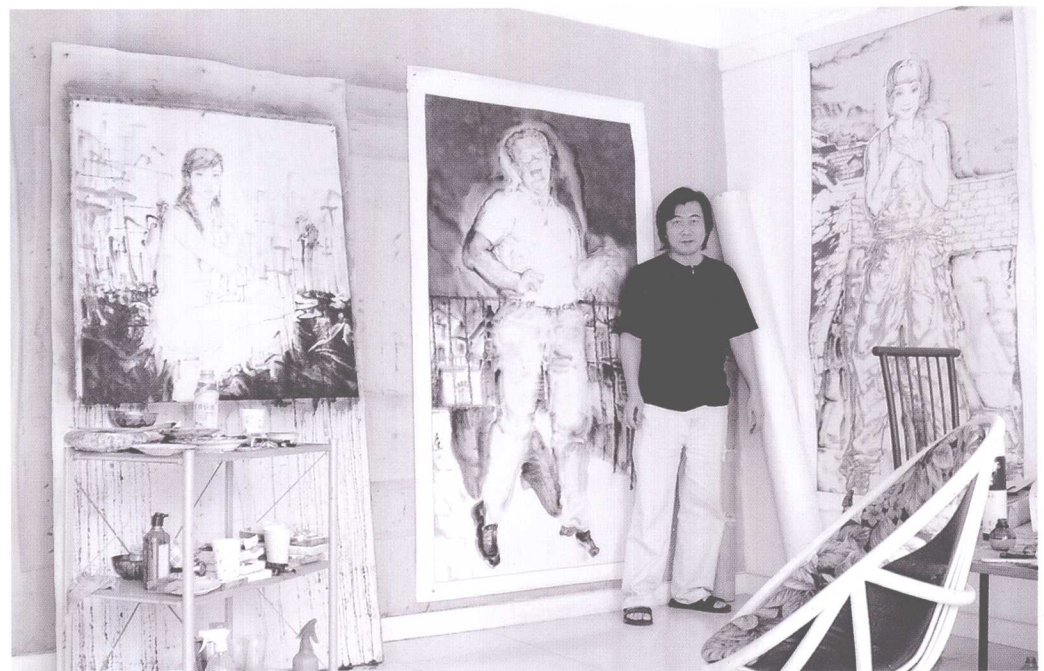
20世纪的水墨人物画创作变革,起步于对西方写实造型观的吸纳和描绘普通人、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时代审美潮流,从徐悲鸿、蒋兆和……到刘文西、方增先、周思聪……当我们整体回顾上一个百年里的水墨人物画创作,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相对山水、花鸟领域的变革步伐更大、艺术语言的时代色彩、地域色彩(全球视域中的20世纪中国大陆文化)更鲜明。这样说,是以中国传统人物画历时1500年的历史画卷为背景:从顾恺之“春蚕吐丝”的“以形写神”之形,到张萱、周昉“浓丽丰肥之态”的“绮罗人物”之像;从阎立本“销银作月色布地”的唐皇帝玉像,到吴道子“笔才一二,像已应焉”宗教壁画;从李公麟“淡毫轻墨”的白描人物,到梁楷水墨恣肆的“减笔”仙人图;从张择端“依稀收尽人间事”的集市百态,到明清时期中西绘画初步接触中曾鲸“如镜取影”的肖像画、任颐“笔无常法”的人物画……在这一历史背景的衬托下,20世纪的水墨人物画创作,在绘画语言上建构了不同于古人的、面向世界的开放形态,在审美品格上再现了当代中国社会风云多舛、文化变革的历史景观,以一种“不破不立”的激进变革精神,完成了中国水墨画走出古典形态,进入当代形态的历史性变革。

由这一背景中细读张望的人物画作品,会发现他自觉地投入了20世纪中国画变革的历史逻辑,但又与那些以对立方式把握“传统、西方、时代”关系的画家不同,作为出生于60年代的青年画家,张望走的是以时代性融会“传统”和“西方”的道路。我认为,正是这种突出时代性和放弃“对立”的折衷定位,使他的作品在新的文化生存环境下,获得了与传统对话的新话题;获得了切入当下生活情境的新角度;也使他的作品渗透了这个时代中人所不能回避的审美困惑:雅与俗,欲望与彷徨、自信与探寻……

整体看,张望的人物画创作经过了三个阶段:

上世纪90年开始,他由早期的业余版画创作、大学读书的生活变化阶段,进入专注于水墨画创作、教学的时期(1990—1993)。从这期间的作品看,能明显感觉到他受80年代中国美术界开放自由空气的熏染,以年轻人无所顾忌的锋芒实验着笔墨与宣纸的图像表达,大面积的黑白灰团块、具有拓印感的水墨效果,是前期版画创作留在感觉中的痕迹。其中,画家巧而灵的绘画天性和惟求创新的探索心态得到充分展现。对传统笔墨修养和规范的忽视,使这些作品的大胆冲劲与感觉的模糊性同样明显。(当时,前面有'85美术运动激进的水墨实验,身边有“新文人画”重温古人趣味之风;90年代初人物画的历史题材创作也展示了新的“主题性”审美趣味发展。)

第二阶段(1993—2001)的作品明显看出作者创作追求的变化,1993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进修,成为这一变化的转折点。这一变化可以看作张望对自我认识的深化,其结果是一种唯美的气息得到展示。《麦子》1994年获第八届全国美展大奖(该届没有设金银铜奖)。这时期一系列对女性青春形象的水墨表现,使作者的唯美追求定格于直观的通俗趣味层面。“理想化”的人物造型和充满画面的背景处理,一方面凸显了水墨的特殊肌理表现性,一方面逃离了传统笔墨章法的限制,使他的画面气息与其说建构了一个理想的“意境”(传统美学的),不如说呈现了一个超现实的“梦境”(当下趣味的)。中西绘画元素在其中混杂地、平面地交织在一起。这一种混杂特点使我们在他水墨作品的第一眼印象中,得到的是一种“清艳”的视觉体验:清,视觉理想主义的唯美设计;艳,形象感官层面的世俗美感。此处,我联想到了清代“四王”山水尊尚“清真雅正”的传统品格;80年代周思聪《矿工图》对形式与精神关系的尝试关怀……世纪末,在中国社会物质、文化生活加速变化的语境中,张望笔下对清艳美感的诠释,消弭了雅俗界线和时空深度。这也许就是张望作品被部分观众喜欢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

艺术世界对画家的接受,使画家得到发展的同时也落进既有图式的限制之中。张望近三年来人物画创作所表现出的新变化,是力图深化艺术个性,在与现实艺术世界对话的张力之中寻求建构新的艺术图式。《阳台系列》可以作为这一阶段(2002——)新探索的典型来看:依然是视觉感性的、不择手段的、多元因素混杂的、追慕时尚的。但《阳台系列》明显放弃了对理想主义的唯美渲染,而代之以对女性身体和都市人生命状态更具物质感的经验传达。

“漂亮的盆花”、“姐妹”、“可口的饮料”、“柔软的沙发”等,以对女性青春形象的水墨造型,与当代影像媒体五光十色的人体图像形成对话,为我们营造出一种“虚幻的真实感”——“她”是虚幻的、水墨的,但是“非数码”的,由千年传统的笔墨材料所呈现,因而有了视觉的“质感”。这是中国审美文化“书画同源”传统留给当代人的审美基因,作者用这一媒介经营的形象使“高雅”的传统经验落到了当下世俗的层面。如此,张望以画家独到的视觉敏感,在都市阳台空间的过渡性隐喻中,呈现了水墨经验与时代景观、个人欲望与公共空间,私密情感与人际交流,自我体认与社会认同的矛盾交接点……他力图借此超越以往。

人物画离不开造型,作品所反映出的造型观念不仅是画家艺术技巧的表现性问题,更是他的创作观念与前人作品、与当代生活的关系问题。在《阳台系列》和“春”、“夏”、“秋”、“冬”等作品中:正面的人物形象、以重墨强调外形、人物与背景的关系……明显表露出作者造型手法对大众影像效果的借用!水墨+影像如何可能?

这里,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回顾历史:作为传统笔法规范的“十八描”和金农“涉笔即古,脱尽画家习气”的“自画像”,形象标示了中国传统人物画笔法功力与性情表达的辩证关系: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。其后,20世纪蒋兆和的《流民图》,用写实造型观和专业画家的技术解构了传统文人的书画美学,这一判然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新造型观,乘现代学校美术教育的写生训练体系、艺术表现现实生活的社会审美潮流,在上一个百年中成为中国美术的主流。上世纪80年代,周思聪等一代人物画家的变法探索,借西方现代艺术形式创造与精神表现美学的激励,将中国人物画的百年变革推向了新的层面。与此同时,主要以青年画家为主体的“现代水墨”,则以更具新鲜感的造型手法传达了对时代生活的新体验。人物画造型手法,不仅是绘画技术,更是当代文化的景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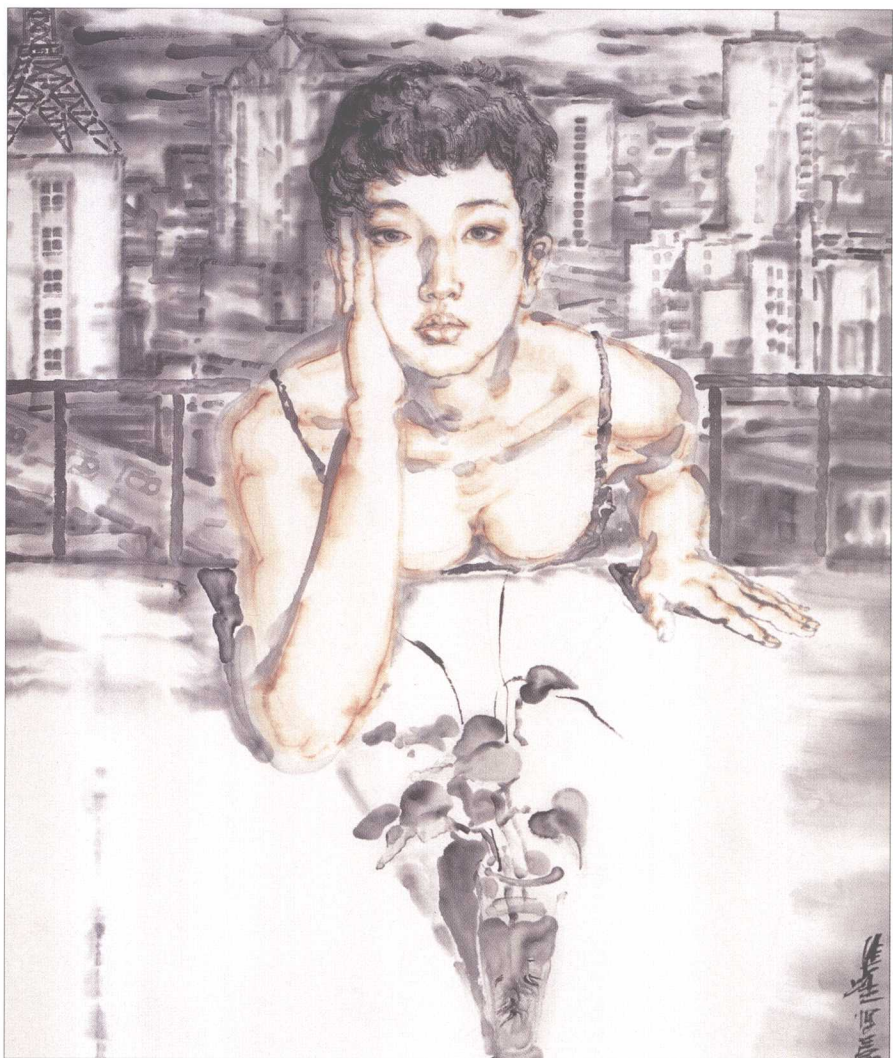
张望水墨造型手法对大众影像效果的借用,一方面在历史的线性逻辑中与前人拉开了距离;又与“现代水墨”取完全不同的造型表现策略,另一方面,他以全部的专注投入对当代生存感受的传达。如果说“现代水墨”更多关注都市人与环境的荒诞感表达(如李孝宣),那么张望的《阳台系列》等则力图将这种对立的扭曲深化为一种宿命,一种通过温情的、性感的、自嘲的生命活力,却抵御和消解生存压力的情感自赎……

我不知道观众在他近期作品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,我在其中看到的,是一种直面生活、享受生活的创作体验。秉这一体验过程的不断深入,张望使自己的绘画观念和语言系统成为一种开放的系统:从世俗生活中吸取的感受以水墨创作的形象呈现出来,创作实践又跟随鲜活的感觉调整着系统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关系,从而形成作者与外部艺术世界、与大众传媒开放的、变化的互动关系——守望青春,笔墨无羁。所以,张望的作品总是雅俗共赏的、具有活力的;又常被批评家指出笔墨传统韵味的不足、过于时尚……我理解,作为画家,他的追求就是为传达视觉的经验而创作。视觉,总是以新的感觉来与传统、与时代、与他人对话,如果他给我的感觉只是传统的、远离当下生活欲望的、学究气的和预料之中的……我还会注意到他吗?



文 ■ 郑岗

阅读城市的张望



许多年前有人和我争论有关中国画中的文学意义,或者文学意义在中国画里的价值。当初我认为这是个简单的问题,因为中国画素来是讲究诗意的。传统美学“诗画一律”,指出了诗与画的意境会通,即“诗情画意”。指出了诗歌和绘画的最终审美意义是殊途同归的。现在回想一下,这里的认识是有些片面的,断章取义了。简单的将诗意偷换概念地和文学性搁置在一起是草率的。其实诗意和文学性是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。最近读了张望创作的“城市·阳台”系列水墨画,更加认为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,本质上有不同的深度。诗意的层面是抒情的,讲究真实。文学性的层面则具有着哲学和人文思辨的色彩。诗意,可能只是情感的,只是自我情绪的宣泄,只有面临唯一对象的选择。而包含着情感,涵盖着诗意的文学性,则是有土、有根、有母体的,是泛泛的面临对象。

一九九四年张望的《麦子》在第八届全国美展获得大奖。其时,我意识到当代中国绘画对文学意义与思想性是极为看中的,也意识到这是中国绘画再发展的一条可持久的道路。但当时有一些从传统中国画出发来判定当代中国画的人,主要是一些无孔不入的当代艺评者中的技术主义者,正左右评论界。他们应对作品评价时,常常煞有介事的学院式装卸文字和填充概念。殊不知中国画同样是一种以人为本,从精神出发表达思想与情感的艺术形式。同样需要那种坚